



L O O K A T T H E B I R D I E

Kurt Vonnegut

冯内古特黑色幽默作品集 I

看这儿，照相啦！

[美] 库尔特·冯内古特 著

唐建清 译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冯内古特黑色幽默作品集 I

看这儿，照相啦！

[美] 库尔特·冯内古特 著

唐建清 译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看这儿, 照相啦! / (美) 冯内古特 (Vonnegut, K.)
著; 唐建清译. —重庆: 重庆大学出版社, 2013.3

书名原文: Look at the Birdie: Unpublished

Short Fiction

ISBN 978-7-5624-6912-4

I. ①看… II. ①冯… ②唐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64387号



看这儿, 照相啦! Kan zhe'er, zhaoxiang la

[美] 库尔特·冯内古特 著

唐建清 译

策划编辑 张 维

责任编辑 王 卉

装帧设计 陆智昌

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 邓晓益

社址 (401331)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

网址 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×1240 1/32 印张: 9 字数: 170千

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624-6912-4 定价: 28.00元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

版权所有,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, 违者必究

Look at the Birdie: Unpublished Short Fiction by Kurt Vonnegut

Copyright © 2009 by The Kurt Vonnegut, Jr., Trust

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3 by Chu Chen Books.

A division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Co., Ltd.

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d with Delacorte Press, an imprint of The Random House

Publishing Group,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, Inc.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ALL RIGHTS RESERVED

目 录

- 001 库尔特·冯内古特致沃尔特·J. 米勒的信
- 005 康飞多
- 021 费巴
- 037 屋顶上的喊叫
- 053 艾德·卢比的私人会所
- 109 唱给塞尔玛的歌
- 127 镜厅
- 147 可爱的小家伙
- 159 你好，莱德
- 177 小雨滴
- 197 石化了的蚂蚁
- 217 一个报童的名誉
- 227 看这儿，照相啦！
- 235 宇宙之尊
- 257 出色的解释者
- 269 冯内古特小说的科幻色彩（代译后记）

库尔特·冯内古特致沃尔特·J. 米勒的信

亲爱的米勒：

在最近给你的信之外，我似乎觉得需要再说些什么。这就是关于流派这档子事：绘画流派、诗歌流派、音乐流派、写作流派。战后几年，我是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的一名研究生。在一个名叫斯洛特金的聪明又神经质的导师的怂恿下，我对流派的概念（稍后我再解释这是什么意思）产生了兴趣，决定以此作为论文的选题。我写了四十页，主要是对巴黎立体派作研究，但系里的老师告诉我，我最好写与人类学相关的东西。他们很有把握地指出（斯洛特金则不置可否），我对1894年的印第安鬼魂舞感兴趣。不久我花光了钱，便与GE¹签约，有关鬼魂舞什么的（尽管很有兴趣），除了那些笔记，再也没有了下文。

但我无法摆脱斯洛特金重视流派的思想，如今，似乎你、我、诺克斯、麦克奎达，以及我们感兴趣的任何作家都与之有关。斯洛特金认为，没有人仅凭自己就能获得伟大的艺术成就；他是志同道合的一群人中的佼佼者。这很好地解释了立体派，而斯洛特金也有充分的理由来解释歌德、梭罗、海明威，以及你可能提及的任何作家。

如果这并非百分之百正确，但亦有足够的真实性让你产生兴趣，或

1 GE (General Electric)，即美国通用电气公司。

许还会有所裨益。

斯洛特金说，流派使人增加无限的勇气，为文化添砖加瓦。流派给予他信心、团队精神、丰厚的智力资源——也许最重要的是——对片面性很自信（我对四年前斯洛特金说的话有主观的理解，所以，不妨说是冯内古特，斯洛特金的一个派生物说了这些）。说到片面性，我深信在艺术中，如果有人事事通达理，看清事物的方方面面，宽恕所有的罪恶，那他就可能一钱不值。

斯洛特金还说，在艺术中，一个人无论怎样，只能属于某个流派。我不知道你属于哪个流派。我的流派眼下包括利特尔和维尔肯孙（我的经纪人），还有伯格，再无其他人。因为渴望得到他们每个人的支持，我为他们写作——既要品位高，也得卖相好。

现在我凭一己之力已经工作了五个星期。我重写了一个中篇，还捣鼓出一篇小小说和几个五千字左右的短篇。其中一些也许能卖出去。今天是星期天，问题来了，明天我开始写什么？我已经知道答案。我也知道这是个错误的回答。我会开始写些什么来取悦利特尔和维尔肯孙公司、伯格，还有上帝、米高梅。

当然，也可以选择去取悦《大西洋月刊》、《哈珀斯》或《纽约客》。要这么做就得跟随这个或那个时尚，我也许能这么做。我说也许，这相当于和诞生于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前的众多流派签约。那些时髦玩意儿很大程度上是对一部有可信度的虚假之作的跟风。当然，如果在《大西洋月刊》、《哈珀斯》或《纽约客》上露面，天哪，你必定是个作家，因为每个人都这么说。对于来自通俗杂志的丰厚稿酬而言，这是一种可伶的竞争。要是没有更多的诱惑，我还是青睐金钱。

所以，说了这么多，我的位置在哪儿呢？在纽约的埃尔普洛斯，我

猜想，我希望能够从某个地方重拾热情、自信、独创性和新的偏见。如斯洛特金所说，这些都是集体的产物。问题不在于发现一个弥赛亚，而是由集体创造出来——这可是一项艰巨的工作，得花费时日。

如果这种事情在某处发生（田纳西·威廉姆斯说不会在巴黎发生），我乐于参与。我可是满怀热情，付出多大的代价都愿意。上帝知道有很多东西可写——肯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。在我看来，你疏忽了，我疏忽了，每个人都疏忽了。

如果斯洛特金是正确的，那友谊习俗的死亡就是艺术创新的死亡。

此信尽是说教式的废话，也不乏自怜。但这似乎是作家想写的那种信；既然我离开了 GM，我要不是一个作家，那我就什么都不是。

此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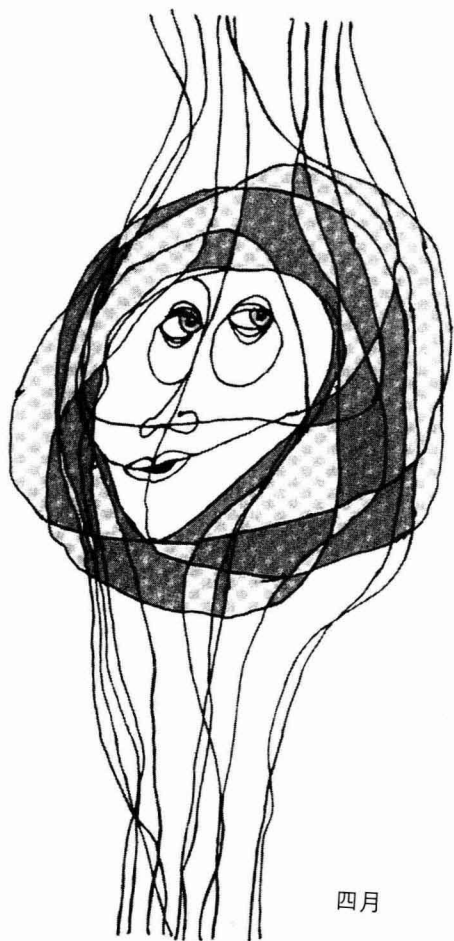


混乱的个性

库尔特

1951年2月11日

于纽约埃尔普洛斯



四月

康飞多

夏日在睡梦中安然逝去，秋日，如轻声细语的遗嘱执行人，将生命清点看管，直到春天前来将其唤醒。一如这个悲伤又甜蜜的比喻，在她小居室的厨房窗户边，埃伦·鲍尔斯一早起来，正准备丈夫亨利星期二的早餐。亨利在薄墙的隔壁洗冷水澡，他大声喘气、跳跃、拍打着身体。

埃伦是个美丽、小巧的女人，三十出头，活泼乐观。虽然穿一身不显眼的居家衣服，但她对生活一向满足，眼下更是满心欢喜，就像听到了教堂管风琴奏出的美妙音乐。因为今天早晨，她很自信，她的丈夫时来运转，就要发财，就要出名了。

她过去并不期待，也很少有这份梦想；她满足于廉价的物品和

小小的精神冒险，比如遐想一下秋天，这无须花费什么。亨利也不是一个赚大钱的人。这就是他们对生活的理解。

他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幻想家、实干家和修理匠，对材料和器械近于痴迷。但他在 Accousti-gem 公司（一家助听器制造商）做实验员时并不怎么出彩。老板虽然看重亨利，但付给他的薪水并不丰厚。埃伦和亨利都本分地认为，也许高薪只是奢求，因为混日子还拿报酬已经很有面子，是很高的待遇了。生活就是那样吧。

或者似乎是那样，埃伦想，厨房桌子上放着一只小小的铁盒子，有一根电线、一只耳塞，像是一种助听器，这是一件现代发明，和尼亚加拉瀑布或司芬克斯一样神奇。亨利利用午餐时间私下做的，前一天晚上带回了家。就在上床睡觉前，埃伦得到灵感，给这只小盒子取了个名字“康飞多”¹，融自信和亲情于一体。

“除了吃饱肚子，每个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？”亨利有点儿不好意思地问，这是他第一次给她看康飞多。他是个个子很高，模样有点儿土的男子，平时就像林子里的动物一般害羞。但有什么东西改变了他，他兴致很高，嗓门也大起来：“是什么呢？”

“是幸福吗，亨利？”

“当然是幸福！但什么是幸福的保障呢？”

“宗教？安全，亨利？还有健康，亲爱的？”

1 原文 Confido，作者自造的词，与 confide（吐露秘密、信托）一词近似，此处采用音译。

“你从街上的陌生人眼中看到了渴望没有？你从那些人的眼中看到了什么？”

“你告诉我吧，亨利。我不知道。”埃伦无助地说。

“有人说起过！有人懂的！这就是它啦！”他举起来挥着，“就是它啊！”

稍后，还是这天早晨，埃伦转身离开窗户，小心翼翼地将康飞多的耳塞塞进耳朵。她将扁扁的金属盒子塞在衬衣里，电线藏在头发里。耳朵里传来一阵很细微的嗡嗡声和嘶嘶声，就像是蚊子的嗡嗡叫。

她不自然地清了清嗓子，虽然她没有大声说话，还有点儿装模作样：“你是多么可爱，多么不可思议啊，康飞多。”

“没有人比你更需要好好休息了，埃伦。”康飞多在她耳朵里悄悄说，这声音又尖又细，像一个孩子的声音穿过一把蒙着纸巾的梳子，“你一向忍辱负重，现在差不多是你享受的时候了。”

“哦——”埃伦不以为然地想，“忍辱负重倒也说不上。我的日子过得其实也算舒适简单。”

“表面上是这样。”康飞多说，“但你没必要如此费劲。”

“哦，我想——”

“哦，哦。”康飞多说，“我明白了。无论如何，这只是你我之间的事，有时把事情说出来有好处，有益健康。这是一间糟糕、局促的房子，在你心里打下了烙印。你知道的，你这个可怜的人哦。要是丈夫没什么事业心，这就说明他爱妻子爱得还不够，女人因此

受到的伤害可不止一星儿半点儿。要让他知道你会多坚强，会变得全然不同，你要永远保持开朗——”

“哦，听我说——”埃伦无力地表示反对。

“可怜的人，该是你发财的时候了。晚发财总比不上发财好。”

“真的，我无所谓。”埃伦心中打定主意，“亨利要是不受野心的折磨，会更快乐，幸福的丈夫会造就幸福的妻子和孩子。”

“老调重弹，一个女人免不了指望她的丈夫既有爱，又有雄心壮志。”康飞多说，“哦，你会时来运转的。”

“托你的吉言。”埃伦说。

“我相信你。”康飞多热情地说。

亨利大步走进厨房，用一条粗毛巾擦着红扑扑的脸蛋。睡了一晚，又是那个焕然一新的亨利，一个朝气蓬勃的人，一个企业家，准备凭一己之力飞黄腾达。

“亲爱的！”他热切地叫道，“我得告诉你，从今天起，两星期后，我就结束在 Accousti-gem 公司的工作，以便从事某种事业，谋取我自己的利益。亲爱的——”他用力地抱住埃伦，前后晃着。“啊！我听到你和新朋友聊天了，是吧？”

埃伦脸红了，急忙解下康飞多：“这玩意儿真不可思议，亨利。绝对是个幽灵。它听得出我的心思，还能回应。”

“现在，没有人会感到孤单了！”亨利说。

“我说，它似乎就像是魔术。”

“宇宙万物都是魔术。”亨利郑重地说，“爱因斯坦会是第一个

对你这么说的。我所做的只是无意中发现了一种手法，而这终究会被发现的。这是一个意外，就像所有的发现一样，亨利·鲍尔斯只是比较幸运而已。”

埃伦拍拍手：“哦，亨利，有朝一日他们会给你拍部电影！”

“俄国人会声称他们发明了这玩意儿。”亨利笑了起来，“好吧，让他们这么说吧。我可以和他们分享市场。能从美国市场赚一百万美元我就满足了。”

“啊哈。”埃伦为她想象中的电影场景所陶醉，这电影是为她出了名的丈夫拍的，由一个长得很像林肯的演员来扮演。她看见这个心地单纯、谋划幸福的人，衣衫不整，对着一个小话筒哼哼，他希望能用来测量人的耳朵里细微的声音。背景中，同事们打着牌，嘲笑他午餐时间还在工作。随后，他将话筒贴近耳朵，将它连接到一台扩音器和喇叭上，康飞多问世以来的初次呢喃令人震惊。

“你在这儿不会有什么作为，亨利。”第一台原装康飞多说，“伙计，在 Accousti-gem 公司名列前茅的，只是那些奉承拍马和花言巧语的高手。每一天，总有人从你做的事情中得到好处。别再傻了！在整个实验室，你工作起来比谁都要勤奋十倍。这是不公平的。”

听了这话，亨利只是将话筒跟喇叭断开，接到助听器上面。他将话筒安置在耳机上，这样，那种细小的声音，无论是什么，都会被话筒接收到，再由助听器放大声音。如此，在亨利颤抖的手中，就有了康飞多，作为每个人的好朋友，可以投放市场了。

“我是说，”焕然一新的亨利对埃伦说，“能赚到十亿！美国的

男女老少都拥有一台康飞多，每台有六美元的利润。”

“我希望我们能知道这是什么声音，”埃伦说，“我是说，你不觉得好奇？”她略微感到有些不安。亨利则不当回事，他坐下来吃饭。“这无非就是以某种方式将大脑和耳朵连接起来。”他一边说一边大口吃着，“有足够的时间来找到答案。眼下要做的是将康飞多推向市场，仅仅存在还不够，要让它活起来。”

“这是我们的声音吗？”埃伦说，“这声音——是我们的吗？”

亨利耸了耸肩：“我不认为这是上帝的声音，我也不认为这是美国之音。为什么不问康飞多呢？我今天把它留在家里，这样它就可以有很多时间陪伴你了。”

“亨利——就是仅仅存在，我们是不是做得还不够？”

“对康飞多来说，还不够。”亨利说着站起来吻她。

“那我猜想，我们还没法让它活起来。”她心不在焉地说。

“但是，天知道，要是我们从现在起还不努力！”亨利说，“我们拥有它是靠自己。康飞多就是这么说的。”

埃伦给两个孩子吃了饭，打发他们去上学，然后发起呆来。当她八岁的儿子保罗上了一辆坐满孩子的校车时叫道：“嗨！我爸爸说我们就要和大富翁一样有钱了！”她这才回过神来。

校车的门在他和他七岁的妹妹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，埃伦在厨房桌子旁的一张摇椅上坐下，神情又飘渺起来，上下无着。她纷乱的思绪有个小小的窥视孔，打量着这个世界，在孔里出现的是康飞

多，它此刻就挨着果酱瓶，在一堆未洗的早餐盘之间。

电话响了起来，是亨利打来的，他刚开始工作。“怎么样啊！”他欢快地问。

“老样子啊。我刚让孩子上了校车。”

“我是说，第一天和康飞多待在一起怎么样？”

“我还没有试呢，亨利。”

“那就试吧——让我们开始行动起来。我们对这桩买卖要有一点儿信心。吃晚饭时我要听你详细说。”

“亨利——你还没有辞职吧？”

“我还没有辞职的唯一理由是我还没有找到一台打字机。”他笑着说，“像我这样的人不能说走就走，我得打辞职报告。”

“亨利——你能推迟几天吗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亨利不理解地问道，“我觉得要趁热打铁。”

“还是稳妥些，亨利，好吗？”

“到底害怕什么呢？它工作起来就像一块廉价手表那样简单，功能比电视和精神分析合在一起还要强劲。会有钱赚。别担心了。”他的声音中有了些火气，“戴上你的康飞多，别瞎操心。那就是你要做的。”

“我只是觉得我们需要做更多的了解。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，”亨利说，语气显然不耐烦了，“好吧，好吧，再见！”

埃伦无奈地挂了电话，也为她打击了亨利的积极性而郁闷。这

情绪很快就转为对自己的不满，仿佛为了显示忠诚和信心，她拿起康飞多，塞好耳塞，开始做家务。

“你到底是什么啊？”她想，“康飞多是什么呢？”

“是让你们发财的一个途径。”康飞多说。埃伦发现，这是康飞多唯一一次说到自己。她那天几次对它问了同一个问题，但康飞多每次都很快转移话题——通常是提起用钱可以买到幸福之类，不管别人说什么。

“如金·哈伯德¹所说，”康飞多悄声细语，“贫穷不是耻辱，但也可能让人丢脸。”

埃伦耸耸肩，虽然她以前听到过这个格言。“现在，你听着——”她说。她和康飞多的争辩具有这种极为温和的性质。康飞多所说的埃伦未必同意，但康飞多以这样一种方式并且在这样一个时刻说起来，她难免有所认同。

“鲍尔斯夫人——埃伦。”门外有人在喊。来人是芬克太太，鲍尔斯夫妇的隔壁邻居，她家的车道挨着鲍尔斯家的卧室。芬克太太在埃伦卧室的窗户外发动新车引擎。

埃伦从窗台探出身去。“哎呀！”她叫起来，“你看上去真不错啊！这衣服是新买的吗？跟你的肤色很配。大多数女人不适合穿橙色衣服。”

“就那些有着腊肠般肤色的女人能穿。”康飞多说。

1 金·哈伯德 (Kin Hubbard, 1868—1930): 美国著名幽默作家。